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二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陸宣公文集序

予既評較陸宣公集成讀而嘆曰公以命世之才王佐之學受人主知遇位至宰相所謂與孟子賈生與矣然卒以忠而見疑擯黜以死甚矣君子欲行其道之難而明主之不易得也悲夫人國之敗亾相繼也豈必皆敗度而殉欲哉有治天下之心而罔知帝王

之大道於是出私智以籠物任小數以御下疑刑罰可以威世信近習可以託心是故用術愈深其疎愈甚防患愈密其害愈多此世主所以棄忠良升讒僻辭昇平而趨危亂也唐自肅代以後兩河不賓凌夷削弱德宗鋭意用兵欲齊統御禍難雖興非因私暱其後蒙塵於艸莽見逼於賊臣卒能任用將相再清天業不可謂非求治之主弘濟之姿也其於公也與元詔書則許其不諱梁洋相失則購以千金相知不可謂不深矣然公之訏謨忠告在奉天與元見聽者

十五六還京而後見聽者十無二三耳葢帝之所資於公者一事之行止一言之得失有急之時黽勉以從至於學術之大端則終不能以相合夫公之學三代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大而難名要其指歸寧屈已而無拂人寧推誠而無億逆寧縱舍而無吹索寧豁達而無疑滯今德宗以自用之心挾多疑之意閒察煩瑣事爲曲防宜其小利易以動小人易以入而公之言不盡用也昔張子房迫庶之英沉幾先物高帝豪邁伉爽類不可與言幾事者然子房與他人言

嘗不省與帝言則合何哉高帝無我故也夫人能無我雖未嘗學問聳明理之言未有不灑然而悟者公之書忠愛剴切情實坦著以帝之少更事變博雅多聳何聽之不聽蓋狐疑既深則賢奸莫辨我見太重則是非必乖理有固然也嗚呼唐德而既衰矣使公生盛朝遇明天子得盡行其志當與乎傅說仲山甫之流豈特一代之俊乎夫自古聖賢之言其得行於當世者鮮矣後之君子有致君之心者舉而措之蓋駸駸乎典誥之間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贊皇公之相武宗也核名實申號令遐事而能果臨變而不移是以能外平逆虜內定叛藩有唐中葉以來宰相功名未有盛於公者也其斷事也簡而當其攡情也曲而切其用人也威而御其制敵也寬而決令觀其條上利害布授方畧若移山川而指顧之而千里之外武夫悍將拱立以聽其命令從之則勝違之則敗試掩卷而代爲之思有終日不得當者公以片言決之此皆執燭據案之作而文辭斐然是以知

公之智未易及也以予觀公之所爲大要皆因勢任機設權制變如逼黠戛斯感回鶻用鎭魏取澤潞遣王宰以壓弘敬徙劉沔以激王宰蓋善用智者如制毒以治病病受毒而身不傷又如以機激水物相靡而我無事焉所以能不勞而成功嗚呼以公之才當時無出其右者然見厄於宗閔訓註之徒棲遲於西川江淛之地晚始柄用得展其長使公不遇明主老死藩服烏能使國勢尊主威振而公亦赫然丹青之間哉故書曰任賢勿貳又曰惟和惟一此言人主得

賢人而任之當專心以盡其用然後可責以懋勛期於底定也夫明主賢臣間世而相遇然而始終一心相保而無間者不恒有而武宗與公一君一相首尾十年言聽計從功成事立此三代以後所希而孔明景畧不專美於前也假令公循循學道濟以寛平盡忘恩怨歛中反覆之流不得以媚取容廓然示天下以無所利則新君雖甚猜刻乎何所來亞刺之怨而公當以功名終矣何公之智畧而不能自爲謀也近世所誦說稱名相者莫過於江陵張文忠公予讀其

集震威柄繫情勢能使天下之才智爲我用大畧與公相似然非　神祖任之專而信之篤何以得此而其不克終譽者亦相類嗟乎世有二公之才人主當以武宗　神祖之任任之而才如三公者又能平虛以保元吉雖殷周之盛何加焉安得如此之人而在鼎鉉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孔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末學支離競於虛慢因中行狂狷之說而以殺身

成仁者謂之狂狷于是矯僞之徒矩行規步委蛇㳄
稽襲恭儉厚重之貌以自託於無疵法當平夷之運
世每號之中行一旦市朝改易勢去事移至於蕡闥
者有之孔光華歆之流是也夫所謂中行狂狷者論
於理義之閒或至當或少有出入耳疵未必非中行
而不疵未必非狂狷記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
不更其守豈非儒者之正軌哉周公惟知有王室而
流言不避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周公有焉孔子
欲誅亂臣賊子而知罪是聽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矣孔子有焉假令周公孔子不幸而死何遽不爲周公不爲孔子哉俗儒不察毋毋尚中庸而詆節義此世道之所以日卑也有宋諸儒復明聖道繼鄒魯之微緒　明興有宋濂溪氏方正學先生出於其門而益大之以立一代綱常之極而聖人之訓大明於天下令讀先生之文而徵其所學大要本之以愼獨出之以大居正洵乎聖人之眞傳矣不然豈能抗爲乘之威據鼎鑊之上裂肢體湛十族灑然無以動其心哉此賁獲無所較其勇佽季無以衡其烈也或謂先

生以道輔主日在黼扆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强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齊黄與朝錯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眞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辯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専於泥古厥濶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卽用矣而天方欲使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過哉我于是

而知　高皇帝之治化過漢高遠矣漢高矜馬上之治簡忽詩書重功利輕志節故休養二百餘年賢君屢作而風尚已成士寡廉恥王莽以斗筲之姿與姓之屬一旦據成業以竊天位而赴難之臣惟翟義守死不仕惟龔勝耳　高皇帝崇儒重道積經典學拔先生而老其才於弱故一傳而　文皇以嫡亂尊屬靖我邦家非有改物改步之事而先生首倡大義於天下一時貴戚大臣以至樵夫漁子不屈其志或轅屠市朝之間或枯槁巖石之下者不可勝數孰非

高皇帝端其本先生正其敎哉三代之來周孔之道如是而已自列聖以來哀顯先生而遜志齊集漸行於世南城張君令先生之鄉瞻其祠宇愾焉景慕購善本於雲間重梓其集以益顯先生之學昭示來哲嗟乎以　天子之威凡先生之支黨交屬鉤連駢戮以千百數而不能絕其裔孫方寸之紙數行之墨如同禁書而其遺集終炳然於後固知忠臣之必報而聖學之必傳也張君之所以維風而澤世者偉矣張君名紹謙令寧海有善政

陳文定公澹庵集序

當 文皇帝之時海寓雍熙威武四暢 天子既歳伐胡有功而內建都邑作宮室選天下文學敦敏之士讀書文淵閣尚方給筆札出膳羞講論六藝褒次大典而是時積和塞明數有嘉應卿雲甘露之瑞見麒麟龍馬之祥至又通道於九夷八蠻重譯納貢者交臂於闕廷則有騶虞符拔白雉大雀之屬 上輒命諸侍臣作賦頌而文晁高得 上意爲海內傳誦者莫過於陳文定公然公自永樂二年選入翰林終

文皇帝世二十一年官止侍講　宣宗初始拜南
京國子司業秩滿爲祭酒公在太學以師道自處設
章程立條教飾廚舍時餼廩與諸生習禮樂於中絃
誦之聲振於林木一二博士老掌故弗便也合詞排
公會事得白而公誨益勤政益肅不懈其志同時李
忠文公時勉爲北祭酒與公齊名士子丕然變風彬
彬於學行二公之力也而公自歷　宣宗　英宗凡
諸生親北面爲弟子者或繇制科或繇徵拜發起有
至九卿者而公卒未嘗遷一官至　景帝初竟從祭

酒致其仕以去在太學者又二十年陳子曰我於是
而知　先朝任人之專待士之厚也夫綴文述古非
旦夕可期必使人專於其職積精覃思垂歲月之久
而後可成一代之典歌頌功德亦弘潤可觀而今翰
林爲史官差有數年又不盡親史事自官僚以上每
歲一遷或不及問官守而兩太學爲首善地王化之
本士既落落有城闕之嘆而官之者視如傳舍稍舉
高皇帝令甲而約束之則以爲迂滯不曉事嗟乎
欲國家文章與雅追兩漢之盛而人材衆多風俗醇

茂刑罰息而禮樂興豈可得哉今公之文具在其應
制之作詩則贍藻溫厚頌不忘規有曲終雅奏之風
文則敦重舂容文質兼茂出言有章卽未知與長卿
孟堅之徒何如而以視沈宋燕許斯無愧矣所脩書
如永樂大典藏秘府文樓不可見而五經性理諸書
足以繼聖緒翼經傳豈不燦然庠序哉至於成均之
政不競不絿章條明備舉而措之巽如也　聖天子
方脩　文　宣之業游意典文興起學較得如公者
久任而專責之何遽無成効哉予仕公之鄕而慕其

人因思　先朝之用人先賢之自處皆可爲後法故
不辭公孫念先之請而序其集

吉水鄒忠介公奏議序

吉水鄒忠介公奏議海内率有藏本閩士林君銓衰
而梓之凡若干卷子龍讀而嘆曰大賢之生無古今
其用舍殊者時爲之也在昔臯稷伊傅之臣人主用
之久於其位遠者百年近者數十年道行於當時澤
流於生民至其君臣相與告誡之言則史臣錄之以
示來世今之謨訓是也警懼戒勉之辭磨切其君者

至深至切自非聖哲之主孰能廓然無我尊信其道而不使小人與其間哉後世之君其好賢樂善非不如古也惟惡聞巳過而安於暱近惡聞巳過則苦君子之嚴正以爲翹其失安於暱近則以君子之論爲希濶而難行況又有小人者從而媒孽之君子嘗進用矣覺其難合則去之巳而見思亦嘗再用矣若曰彼困衡之久或能姑從我亦云可使乎既至而如故則終去之是以三代而後君子每不獲用即偶用而不獲久夫玉之貴者溫而貞也鳳之瑞者文而威也

使玉必去其貞而登庸鳳必滅其威而巢閣則何異於碔砆山鷄哉而世每不悟可慨也已公自結髮登朝即劾江陵公起復非禮杖戍黔中越五年 顯皇帝親政錄言者拜公爲諫官居一歲復以言事罷當是時吳門婁江四明山陰相繼執政公嘗一起爲吏部郎亦隨以遷去自是僂遲林皐者三十年 貞皇帝即位詔起公田間而 悊皇帝承先志拜公爲大理卿爲少司寇以至御史大夫大用矣然亦竟不久其位以去夫公歷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覲

其進退以爲治亂雖位登九列而計其前後立朝不
滿數載何用之之難而舍之之易也夫以公之純忠
一德道術通明使人主乘壯盛時置於寅亮之地責
以輔弼之任則必能彙升衆正咸熙庶績以尊　本
朝萬曆之末可無嚚陵廢弛之患及公之既老使能
置之三公論道之位皤皤黃髮日與人主起居則天
啓之際奸人近倖尚有藜藿不採之忌而不敢亂政
而乃前厄於絳灌後阻於弘石至不能一日安於交
戟之下嗟乎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也文與而實

不與者狐疑之情也陽推而陰排者讒閒之口也夫以謂詖之說中不固之心而以螆欲去之士此何異秋颷之於隕籜哉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此如桑中之疾柏舟也彼其爲說曰是迂遠不近情非今可用夫夫也又私鈎名而歸過於上夫迂遠者人主所不悪也歸過於上其所最忌也是故浸潤易行令公之封事具在方其爲諫官吏部則以持大體崇吏治寛民力爲本至於　熹宗之時天下多事公爲大臣則勸以勤學遠佞拔不羈之才收度外之士若其

推賢讓能自少至老孜孜不倦蓋忠愛之至因時所
急以期有益於國此豈迂遠難行翹君以自爲名者
哉夫公之章奏謨訓之亞也格人元龜非一世之寶
神宗　熹宗知公不可謂不深而小人害之未竟
其用今　天子旣錫公贈謚大顯崇矣使搜故府之
牘備乙夜之覽庶幾用公之遺言而求如公之人則
公雖没而道益彰是編安可少哉

繆西溪先生集序　代

予讀漢史至劉子政使所親上書言弘恭石顯等爲

恭顯所覺下吏雜考未嘗不三嘆也　武宗時郎李
獻吉爲大司徒劾閹璫章獻吉幾殆賴其友以免嗟
乎士君子由身犯難以與權奸爭一旦之命者類皆
弗勝而與議屬草之人亦必支蔓鍜鍊盡敵而止彼
固以必如是而後莫我難也今觀西溪先生更有異
焉甲乙之際葢難言之腐夫竊柄於內宵人嚮導於
外海內汲汲不知所措應山一擊事雖無成而天下
正義有所歸矣即天下無不知此疏出於先生者而
先生之禍以烈大獄一起嘆首陽而齊李杜固其所

也特怪恭顯劉瑾皆身借叢神口御天憲其怨言事
之臣何啻貿首哉而子政僅除名獻吉亦奪職耳先
生事同二子而遇禍獨酷此何故耶盖子政雖以宗
屬被知遇然少與尚方鑄作有誣誕之譏後以經術
起家耳獻吉嶽嶽著節 先朝而世不免以文士目
之故其事易解且也逆瑾之禍閹人與 人主合而
外庭攻之急故薦紳多被其難此如疾風暴雨之傷
物也逆賢之禍小人與君子爲仇而借閹之威激鬪
之怒以快其所欲此如持斧斤者引繩而批根莫能

遒矣先生淸心疾惡遇事風生君宗之望又繫人倫
即不爲應山艸奏詎能免耶逆賢即無所致恨於先
生而謟附之徒能使先生一日不入黃門北寺耶世
傳逆賢之焰未張也福清意欲彌縫之使不爲我害
而先生以大義責福清甚力其後應山疏出福清意
不以爲然知時勢不可爲遂引疾去夫老成謀國之
苦心固將爲擾龍蛇而豢虎者然是時黨議已成內
外膠固即使從容端揆作李長沙豈所望於名德耶
夫惟聖人達權其次則守義如先生所持又曷可少

哉今 主上握乾符整地紐首裒死節之臣郵贈先生如禮天定之期又十年矣曩時拜節甫而鋤頋厨者相繼殛焱䵷荷戈窮荒蒙首艸野不得自比於人而先生之遺文在人間者至比於采薇之歌汨淵之作所以激揚清風者葢萬世而未已也禍㦪於劉李名亦過之孰謂善不可爲哉某先生楚闒所取士也生鈌鄭弘訟罪之書没無景毅自免之義追仰芳躅實愧古人今因長公集先生之文而序之如右

太保朱文懿公奏議序

太保朱文懿公以萬曆三十年入政府至三十四年以首輔當國又三年卒於位蓋　顯皇帝時諸輔臣得政之專君臣相孚始終一德未有如公者也自江陵得罪而政體始變　上不能無以擅權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爲政者務於矯前人之失每陽爲推遠權勢以釋上疑而時時能因人主之喜怒小爲轉移以示重於下於是下之疑輔臣者愈深責輔臣者愈重至於揣摹摘觖舛午膠戾宮府甚暌暱小大甚疑貳政之所以日壞也當公之初四明當國而歸德爲

物望所推二公異同之迹未著而天下不能不爲之
異同公處其間所以調劑之者甚力御史大夫温三
原欲執讒間之口公申留三原而請黜倖人某等屢
見於章奏尺牘其言絕痛妖書事起所蔓引幾不可
量公堅持之大獄得寢至四明之告老也公代爲之
請欲以全其德歸德之同罷也公力爲之留欲以竟
其用葢公於四明直諒之友於歸德同心之交也及
公旣秉政凡舉廢錮釋縶囚請廷推以絕徼幸定大
計以一政體章慮無不數十上其言或行或否庶詞

可自白於天下而天下卒不之信詆𡟖者益衆公遂決意求去求去不能而憤懣以歿嗟乎今公靖獻之書具在也無一非公忠體國保全善類之言與時論不啻河漢而說者又爲之辭則曰大臣之所提衡機
𥂕者其事秘不在尺一之牘敷行之間也是或有之然非所論於公矣夫　顯皇帝臨御久深居法宫雖輔弼近臣至貴重不得時望顏色所藉以敷陳者惟章奏耳若姑爲正論以塞天下之口而復以邪說投人主之好則人主豈不疑其歸過於君而反覆無人

臣禮乎論人者當論其已見弗深求其未見當據其已然毋逆探其未然則公之心雖不能白於當時庶可白於後世矣蓋大臣之道有二易有一難得君行政言無不從中外坦著上下信悅一易也彊直遂志以義自守主於易退務絜其名二易也牖巷上厲阡陌下分遜膚委蛇應睽初九一難也公蓋爲其難者子能生也脫不及見公之行事讀其遺文而知公之苦心故不辭公孫之請而綴言於簡末

倪鴻寶先生應本序

應本者始寧倪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之著述多茲集其韋篇雜辭因人事酬對而爲文者凡若干卷自名之夫文之統緊微哉五經五經之中惟易禮春秋道專體一爲聖賢之著書後世子史三部凡成一家之言者皆源之至於詩書所載則觸物而生議須因事而陳治忽篇非連類義以情生雖理致宏深要亦應世之作也若夫易之有序論禮之存銘誄春秋之記書檄讚傳成書之內時見散文乃知六經之書無多大半遇人事而作後世文人動皆有集扳以經義

未爲離畔漢魏而降操觚之家著書日寡散文月繁
益道簡而難言事煩而逓起勢使然也然未有如近
世之瘠駁淫濫言不顧行者汗牛之文同於稗讔
者悼之原其流弊失有三端一曰論人之失夫玄晏
之序太冲中郎之碑有道苟非其人文不虛立近世
綴文不別流品卽西蜀富人陽翟賈客玄黃所至緗
素斐然故使筆舌日輕無徵弗信其失一也一曰記
事之失夫馬班作史雖名公偉人紀其生平止書數
事近世取悅家乘凡閭巷瑣言丼冈鄙語罔不飾彼

遼成等於鄱陽承祚伯起未至斯極其失二也一曰辨體之失夫序與論異旨誌與傳殊科或簡或煩各歸典則近世惟務紛葩全無辨别序述文章而泛稱德行勒銘珉石而同於汗青其失三也此於古人矜好之意牆宇巳墮何望其上應經旨而仰窺聖域乎世之積輕文人良亦自取焉耳先生以英助天挺之才弘遠多識之學應期名世作時君宗脩辭立誠乃其餘緒而奏對則轢董賈掌制則追典謨闡經則並游夏執簡則儷南狐洞乎經緯之鴻裁也至於酬應

之文尤非經意而辯雕所至巳絕攀躋今觀應本所載投贈之雅莫非名德褒美所及不濫乎流使被辭者榮於山龍銓品者信於金石其論人也不亦嚴而正乎所書之事或係典章或切風敎苟非懿德無取漣篇揚厲之中仍存直筆其記事也不亦簡而覈乎圓規方矩因物異形南越北燕殊塗分軌能使口無嘗擇之言篇無可遁之製其辨體也不亦整而明乎蓀先生之性博大易良推賢若不及獎拔後進不遺餘力故辭章遍於寓內然其爲文也無溢美無虛譽

所繇與世之作者殊矣今　天子以樞府召先生方將升之百揆授以大政翼亮本朝自此以往機務煩積天業是贊卽以暇日發爲文章亦如皐謨說命姬文之七月召康之卷阿颺言人主而已恐交遊知舊欲求先生一言之重而不易得則凡茲集所列當先生一言之及者顧不足幸而　子龍備吏於越得與先生周旋翰墨之間晨提夕命者且三載又豈易遇哉

張天如先生文集序

亾友張天如先生有敦敏之姿宏遠之量英駿之才

該博之學弱冠而名滿天下士趨之若流水登朝之後賢士大夫依爲君宗其文原本經術而工於脩詞班馬賈鄭鮮有兼長而並擅其美誠繼緒之儒名世之士也然而見嫉群枉阻於讒慝不得進用年四十而沒海內咸爲流涕既沒之後尚有構蜚語指爲黨人者頼　天子明聖事得昭白而御史劉公上言竊見故庶吉士張某天才醇茂文章爾雅篤行好學博聞彊記九經諸史咸有論著前言往行多經删述可爲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不幸天奪昔司馬相如没漢

武帝遣近臣所忠就其家錄遺書夫相如詞賦之雄耳人主猶痛惜其才而況某之所著表章聖學敷闡治道誠宜命有司悉錄其書以備乙夜之覽臣不恐使 聖朝右文之化有遜古昔謹昧死以聞 天子覽其奏異之發德音徵其書上秘府無遺嗟乎尊賢尚學三代以後未有過於 主上者也而天如當生時通籍十載不得一侍黼扆備顧問雖曰宵人蔽之然孰非命哉夫天下有小賢有大賢智効一能才辦一官者小賢也人主用之則職有所脩政有所理德

高而能下士才廣而能進善者大賢也人主用之則天下之才俊彙升迭進衆賢和於朝而天下大治褒有領綱有綱夫大賢者亦覇王之綱領也若夫如則無愧乎太賢矣泛愛容衆推賢樂善見人之美竭口揚之見人之困傾身濟之見人之過失規誘而矯正之故士之欲自振拔者恒願遊其門而數年以來其所匡正人心獎翊善類成人之德行者不知其幾夫國醫之門多危疾大匠之手無棄材其勢然也昔孔子閒居而嘆曰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其爲人也有道而能下人此周公旦之所以得士治周也假令天如履文昌登三事與聞國政必能使廟廊多俊乂巖穴無逸民天下懷才抱道之彥翹首跂足咸願共出而圖我君矣中歲奄奪功業不遂無公旦之勛而有伯華之恨豈不痛哉天如志大才敏嘗與予言願以暇日彙五經之源流辨百氏之同異發金匱之藏爲　國家成正史然後約於性命之旨以上繼鄒魯之傳孳日孜孜而未已也若天假之年其所著述豈止於此然即其所至已足籠蓋一代爲文

死之傑矣昔賈生與文帝接膝抵掌傾耳其言者數
矣退而上書娓娓以數千計不之用也迨生既沒而
帝思其言分王齊淮南僅用其一策耳天如以射策
爲　天子所拔然未嘗承顏色奉屬車有讜言密計
以結主知也且積毀之言幾爍金石而乃深加悼惜
求其遺書以備採擇知人大度豈不遠過孝文哉燕
昭市駿馬之骨而千里之馬至天如身雖困厄而其
言得用且使天下曉然知　明主好士之篤用賢之
誠爭自洗濯以効命於上即天如以人事君之志遂

矣可以無憾矣

熊伯甘初盛唐律詩選序

律詩之作何昉乎自爻畫之興一必生二奇必配耦文字相錯然後成章假使一句之中兩字並行已非單隻攟充引申即有對句故風雅之篇或二字駢連或四言遙匹不可勝數如柏舟之覯閔孔多受侮不少旱麓之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抑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雝之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兩語正對者可得而指也下至漢代最為近古而蘇武錄別曰歡娛在今

夕燕婉及良時辛延年樂府曰長裾連理帶廣袖合
歡襦不獨騈比更諧聲韵專劉而降益多儷辭顔謝
以還竟流排體至於有唐更加整栽遂號律詩溢前
人尚質意趣適至偶成合璧後人尚文追琢所就必
求中倫氣機漸開裁製日巧斷爲八言分爲五七其
勢然也世之言律以爲和必應官商之音嚴若守科
條之令誠然哉要之造詣其實難言放逸則格必踈
拘泥則氣必索思極冥搜則寡興會之趣意取適衆
則鮮瑋麗之觀必使才足以振逞而不傷其體學足

以敷繪而不累其情詞足以發意而境若渾成色足以揚聲而氣無浮露字必妥貼無跡可尋句必沈著無巧可按對必精切有若自然韵必平穩絕無湊響一篇之成則八言如貫數首競奏則一法不重此如大匠運斤惟其準繩之至熟故變化之自生也諷詠古作似若可求退而含毫每弄象意雖皆殫思而所立卓爾以是知非易易矣予友熊伯廿方今詩人之雄也爲政之餘旁及風雅因取唐人律詩自景龍之後大曆以前凡數百首評而梓之夫詞莫工於初唐

而氣極完法莫備於盛唐而情始暢近體之作於焉觀止自此以後非偏枯麤澀則漓薄輕佻不足法矣故無錄焉後之作者窮於其內尚有遺境溢於其外必無超詣苟能涵泳冥會深思不倦則天機必啓六音自調以此進而爲古詩進而登雅頌體異情同其則不遠乎安能不以伯廿爲先覺哉

李舒章古詩序

自三百篇以後可以繼風雅之旨宣悼暢鬱適性情而寄志趣者莫良於古詩蓋措思非一端取境無定

準博諭而不窮言近而指遠君子幽居曠懷娛道無悶之善物也爲之有三難一曰託意二曰徵材三曰審音夫深永之致皆在比興感慨之衷麗於物色故言之者無罪而使人深長思足以興善而達情此託意之微也典謨雅頌之質以茂騷賦諸子之宏以麗以及山經海誌之詭以肆上自星漢下及淵泉擷掇之餘卽成清奏此徵材之博也詞貴和平無取伉厲樂稱肆好哀而不傷使讀之者如鼓琴瑟曲終之會希聲不絕此審音之正也古詩十九邈焉寡儔下

追曹劉斯爲合作其後阮公咏懷幾於百首鍾記室稱其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旨哉非獨善評嗣宗寔亦古詩之法矣我友李舒章讀書新安貽予古詩百首意則玄遠材則雅藻音則婉亮以之齊駕阮公追攀黃初斯無愧焉夫阮公當魏晉之際寄身危朝不能退處巖石之下志曠而詞隱故其爲詩也近於清適舒章懷才抱道遭逢　明主而不與元凱同升時有濟世之念志鬱而詞揚故其爲詩也近於警摯雖云取舍異途亦各言其志而已嗟乎今天下

之詩未有過於舒章者也而世人較量名位則疑而不敢信安知百世之下不以予爲桓譚耶

楊龍友洵美堂詩集序

予觀周宣王中興之際仲山甫爲相而召虎方叔申伯咸有方面勳然所當多南方之夷惟玁狁最強則以尹吉甫當之以爲當時之武莫過於吉甫及讀崧高生民之詩而後又知吉甫之文也夫三代以上將帥必敦詩書公卿皆習射御豈必俱兼人之才哉亦云有兼人之學耳漢世雖云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而

都尉錄別音冠一代司馬開蜀功儷䲹蒙至若終賈奮志於胡越衞霍麾歌於柏梁易地而觀皆爲殊絕自茲以往代不乏人文武分途莫甚今世艱難以來稍有起薦紳而執鞀戎者然其人類多豪邁質樸於文翰之事或僅涉籓籬耳非能求工也獨我友楊龍友天姿英拔觸類多能兵家之言尤爲精定近者小試䁥海護樓船之師剪其鯨鯢大獲功次幕府上之於　朝將有不次之用中樞方鎮爭欲得之以當一面而先是以　舊京赤縣暫借其績於其行也出詩

一編以相示予受讀之則有幽峭之思沉鬱之色壯烈而不失和平夷曠而中存莊雅渢渢乎廓廓之音冷冷乎山水之調也龍友即無他長此亦足以傳矣予交龍友幾二十年初見其繪事上掩李黃近匹沈董而服其藝已見其詞章藻麗歌詠明逸而遜其敏既見其芝田永嘉之治行清惠可師而式其政又覩其挽強馳駿矢無虛發而畏其勇及與談濟世之事智畧輻湊意思宏深而嘆其未可測量予無龍友之一長惟詩文或可奉敦盤耳然天下多故　明主側

庸雕虫之技不過作大軍書記之才不足貴也龍友其爲我一當匈奴懸郅支之首焚老上之庭然後廻師南指掃清河維　明主將脩岐陽之蒐而龍友勒銘石鼓以紀盛功乎雖不敏尚能繼六月之詩與孝友之燕文武之道古今爲烈矣

文用昭雅似堂詩稿序

豫章文子理秀之六年既以經術章法用高第邀天子璽書又以其暇日作爲詩歌採往事發所見聞微而章直而和痛而不亂瑰麗詰曲而不詭於正其

遠者刺當時之失抒忠愛之旨其近者迫於憂讒畏譏之懷而其要歸不失於和平婉順子長有言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若文子之詩庶於二者有合矣自古忠臣善士不明於時鬱陶隱軫而託於文詞者何限然自風雅而後必以屈平爲稱首此非獨平之工於怨而亦平之工於辭也君子之脩辭也正言之不足故反言之獨言之不足故比物連類而言之是以六義並存而莫深於比興之際夫平之爲書上言天人之理中託

鬼神之事下依寓於山川人物艸木鳥獸以自廣其
意葢欲世之明者哀其志而昧者勿以爲罪也今觀
文子之詩其惻隱溫厚源於二雅而廣引曲喻則屈
平之遺風也於以存風義備採擇登朦瞍被管絃豈
有憾歟世或謂三閭大夫生當亂國事闇君抱至誠
而弗信以爲終不自申也故發其幽詭澹鬱之詞以
自表見然君子猶以爲露才揚己今文子際盛朝策
清時天子既已嘉乃績而將顯庸之上官子蘭之流
非今世所有且已逝塈不足患文子何所憤懣而其

詞之深切而遙遠乎夫君子無所往而不愛其君愛其君故其言也危君子無不往而不敬其身敬其身故其言也晦士莫不以周孔爲法而文公有鴟鴞之詩宣父有龜山之操豈不危而晦哉又何疑於屈氏印文子可知也已

宋韓文詩稿序

宋子梓其詩成以授予曰某雅好之而未知所尚也子爲我論之予讀之竟而嘆曰思深哉其有情也燁乎其有文也記有之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蓋古者民閒之詩多出於紝織井臼之餘勞苦
怨慕之語動於情之不容已耳至於文辭何其婉麗
而雋永也得非經太史之採欲以譜之管絃登之讌
享而有所潤飾其閒歟若夫後世之詩大都出於學
士家宜其易於兼長而不逮古者何也貴意者率直
而抒寫則近於鄙樸工詞者黽勉而雕繪則苦於繁
縟蓋詞非意則無所動盪而盼倩不生意非詞則無
所附麗而姿制不立此如形神既離則一為遊氣一
為腐材均不可用夫三代以後之作者情莫深於十

九首文莫盛於陳思王今讀其青青河畔艸燕趙多佳人遂爲靡豔之始至贈白馬王彪棄婦情詩諸作悽惻之旨溢於辭調矣故二者不可偏至也若今之言詩者體象旣變源流復殊故情以獨至爲眞文以範古爲合今子之詩大而悼感世變細而馳賞閨襟莫不措思微茫俛仰深至其情眞矣上自漢魏下訖三唐酙酌揣摹皆供麾染其文合矣卓然爲盛明之一家何疑焉朱子曰雖然子必有以進我乎曰唯唯我與若欲以馳藝林之聲雄晩近之內則庶幾乎若

以繼風雅應休明則其道微矣取材之雅也辨體之嚴也依聲之諧也連類之廣也託興之永也此皆我力之所能爲者若乃蕩軼而不失其貞頹怨而不失其厚寓意遠而比物近發辭淺而寄旨深其在志氣之間乎今我與若偶流逸焉諧慢輕俊則入於淫淫則弱偶振發焉壯健剛激則入於武武則厲求其和平而合於大雅蓋其難哉宋子曰如子言則是有正而無變也子曰不然和平者志也其不能無正變者時也夫子野之樂卽古先王之樂也奏之而雷霆駴

作風雨大至豈非將爲之乎樂則猶是也我豈曰有靜而無慕也有哀而無刺也非然則左徒何爲者而曰不淫不怨乃兼之也

張澹居侍御詩稿序

澹居先生司理中都時其門人彭燕又予友也攜其所詠詩一編歸示予讀之其氣清剛其辭麗密古體奔軼之中微露勁險近體意存警拔偶寄趣於清綺要其大端憂傷慷慨之旨歷落嶔崎之風往往而有焉斯亦風雅之冠冕也踰年而先生徵拜御史彭子

哀其詩梓之而屬予爲序我輩詩者寄託之情不得已之志也士有忠愛之心奮揚之氣而上無以達於君下無以見於世當是之時其心鬱然以思悵然以悲於是依古義發風謠存諷諫抒憤懣棄妾之章愍友之什楚音促節令人惋蕩斯體涉變風窮愁者之所爲託也今先生冠惠文位執法立　天子殿陛之間會不踰時而讜言危論日進於上使乘輿改容邪壬迸退士生於世而得盡言天下之事亦可謂得行其志矣尚何意纍將箴戒之文譎譬之旨比於微言

之例哉而彭子猶將以此稱其師何也彭子曰不然觀於詩而知吾師之志也其義婉以周也其用深以遠也夫古之論諫者莫不以諷爲工以直爲拙自仲尼巳然矣方今海內多故百事靡寧而佞人竊位於機近中閫執筦於甕牖諸君子疾呼以爭之同聲以應之而卒未之勝者　明主方攬魁柄持紀綱可以諷解規補而不可以强辭奪也語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今觀先生之詩情怨而氣平語詭而意正以此進於人主之前其功必有大過人者於是知先生之

善爲辭也彭子之言不我欺也夫人幸而得爲諫官可以無所不言矣而又苦於無益則詩人之旨又安可以少哉

宣城蔡大美古詩序

詩自兩漢而後至陳思王而一變當其和平淳至溫麗奇逸足以追風雅而躡蘇枚若其綺情繁采已隱開太康之漸自後至康樂而大變矣然而新麗之中尚存古質巧密之內猶徵平典及明遠以詭藻見奇玄暉以朗秀自喜雖欲不爲唐人之先聲豈能自持

哉在其當時鐘記室之品詩也於鮑則曰險俗之士多附之於謝則曰爲後進所嗟慕固已知其流漸矣夫文采日富淸音更邈聲響愈雄雅奏彌失此唐以後古詩所以益離也今之爲詩者類多俚淺仄論求其涉筆於初盛者巳不可得何況窺魏晋之籓哉宣城蔡大美裒予古詩一卷予受而讀之知非今人之所謂詩也深而不蕪和而能壯道聲練色觸手呈露若其側隱微慕比物連類斐然有小雅楚騷之志焉夫今昔同情而新故異製異製者衣冠之代易同情

若嗜欲之必齊代易者一陵而難返必齊者深造而可得故予嘗謂今之論詩者先辨其形體之雅俗然後考其性情之貞邪假令有人操胡服胡語而前即有婉孌之情幽閑之致不先駭而走哉夫今之爲詩者何胡服胡語之多也大美能不惑於流俗而以體格矜重可與立矣劉其志芳而情洸寄託思怨引緒深遙風雅不熄能無於大美是望乎

青陽何生詩稿序

青陽何子寡所嗜好而獨好爲詩以爲古者文章之

士必求助於山川也遂游齊魯燕趙之墟入京師交其賢士大夫已又溯河洛歷關陝馮秦漢之故都則詩益進歸而讀書于九華之山者數年則詩又進然而未能自信又浮吳會涉淞江以問于陳子陳子曰明其源審其境達其情本也辨其體脩其辭次也夫夏之五子商之箕子周之姬公吉甫衛之莊姜楚之屈平之數子者皆以抒忠愛寄惻隱也下至枚蘇曹劉斯義未替及唐杜氏比興微矣而愁悱獨存其源遠故其流長也古人之詩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

之詩也得已而不已夫蘇李之別河梁子建之送白馬班姬明月之篇魏文浮雲之作此境與情會不得已而發之詠歌故深言悲思不期而至今也既無忠愛惻隱之性而境不足以啟情情不足以副境所紀皆昏晨之嘗所投皆行道之子朝其不情而强爲優之啼笑乎故曰明其源審其境達其情本也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生于後世規古近雅創格易鄙然專擬則貌合而中漓群彙則采雜而體亂此一難也漢魏尚質當求其文晉宋尚

文當求其賡況聲律既與虛實細大尤爲巧構必使體能截飾繪能稱素沉而仍揚渾而益密斯則彬彬此二難也故曰辨其體脩其辭次也夫何子因工於詩者歷覽多而用功深今其詩燁然可以取盛名于時矣予之言皆古人之已言也容有何子而未及雖然苟能深思而知其難何子之進也其有既乎

陸鯤庭旃鳳堂文稿序

昔者聖人既沒六籍流散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天下之文章皆流於史漢與司馬遷最盛而班固繼之

俊逸之士以龍門爲宗淹雅之儒以蘭臺爲法二者雖互有短長要之體裁整密辭章典贍則班氏獨也若夫奇情卓識莫測其際卽何得過司馬氏哉或以馬之爲文無方而近諧固不若班之雅正然如班史之東方霍光趙張韓王諸傳稱最善者其工叙述致嫩刺往往謂得太史公遺意此固跂而及者也至唐而昌黎河東出焉二子之文雖出於詩書左氏周禮荀孟莊列之流要其大端皆原於班氏若叙張許段太尉皆班之腴也爲最勝卽其他可知已近世北地

一

婁江皆好稱司馬遷然其爲文也李偉而未儁王雅不尚奇是乃涉孟堅之堂奧者也予長則未也嗟乎悠悠千載安知後者之無其人乎予友陸紀庭弱冠射策名動公卿其才沉博絕麗無所不洽然讀其文察其志趣大約在司馬氏簡而能該放而能準隱而能章詭而能法俳諧而能莊怨誹而能悟雖或間出魏晉之淸言以示不拘然要於司馬者近是此豈學可得而至哉夫亦才之所近焉爾今夫遝冀北之良飽其芻秣工其銜轡一日而數百里或千里者人之

所能也風車雲馬入閶闔逐羲和朝扶桑之野而慕崑崙之墟世之所謂仙者也我康莊百里而圪圪焉窮日之力安得希心天地之外哉竭昔人超逸之才自謂絕擬議於百世之後者而鯤庭庶幾焉迸非人力耶信乎天地之無盡藏也夫以鯤庭之年富志盛進而考鏡乎六藝叅輿乎微言紹將隮之緒何遠之有彼司馬氏特文章之雄耳何足以期淑人君子哉